

紫竹 · 變調



余子緣

在千禧年的第一天出生，恰巧沒抓住龍頭，於是成為了一隻討厭胡蘿蔔的兔子。沒有驕傲的本錢，所以從來不懂謙虛為何物。興趣很多很濃，喜歡文字、喜歡攝影、也喜歡古箏，但因為懶惰的關係，永遠只能停留在「興趣」階段。過了平凡的十七年，一生被貼上了許多標籤，目前為止最喜歡的一個是「新莊高中媒體服務隊目前已退休的四屆副隊長兼文字總編兼新莊新頻道的主播」這個跟我的虛榮心一樣長、一樣多的稱號。

鏗鏘激昂的鬧鈴聲將耳膜扯開一道鮮血淋漓的口子，硬生生地將我的意識從無聲甜美的夢境中剝出。被劇痛逼出一身冷汗的我，總要花許久的時間才能將驚嚇的喘息抓回口中，壓住那瞬間收縮的心跳。

不是沒想過要將負責切除睡眠的重責大任交給溫和一點的外科醫生，但是任何一首更輕柔的旋律只會給我打一劑麻藥，送我入更深沉的睡眠。只好作罷，選擇花點時間營養自己耳膜上的傷。

所以這個時間的任何一點聲音都令人厭惡。
餐桌上的蛋餅，配菜是物理講義上那生澀冷硬的文字。我用叉子和筆，幾乎是憤憤地將它們肢解成小塊，前者嚥入胃袋，後者掃進海馬迴。瞥了一眼時鐘，只有二十分鐘，默默地加快了速度，祈禱著不要有其它干擾，占據我注意力的頻寬。

於是，當她在窗子透進的陽光中踩著如貓兒一般輕的步伐出現，我便假裝沒看見。

挨著桌緣，她小心翼翼地坐了下來。什麼也不做，就是看著我吃早餐。

都卜勒效應的解釋被藍筆重重地劃下了底線，視線的焦距仍然緊縛在三十公分前的講義上，我拒絕分配出任何一點除了眼角餘光之外有限的頻寬。

然後，她開口，輕輕地笑著搭話：「妳今天早上要考試？」

藍筆打了三個圈——噪音的定義，是超過九十分貝以上的聲音。不，對我來說，只要是出現在早上八點以前的聲音，都算是噪音。

見我不回話，她的嗓音開始透出些微不安，而拔高了起來：「喂，妳有在聽我說話嗎？」

「不要一直問好不好？」

突然，空氣被我這句焦躁的話語繃得斷了弦，嗡的一聲。

我大概花了兩分鐘才察覺到自己的失言。

抬起頭，見她默默地垂著頸子，一語不發。

忽然，記憶甬道裂出了一道細縫，我是不是忘記了，我曾經多喜歡聽她的聲音。

老是抓著一本故事書跌跌撞撞地跟在她屁股後頭跑，就等她什麼時候閒了下來，將我抱上她的膝，用嗓子替我演活了那些我認不得的方塊字。故事其實已經聽過千百遍，熟得能夠在任何一個她停頓下來的時候張口接上情節，我只是愛聽她逼緊嗓子，讓各種不同的聲音從她唇齒間滾落，小豬尖細怯懦的求救、野狼粗嘎的吼叫、狐狸狡猾的笑聲，一本故事講完，我也用耳朵接了整整一瓶的聲音，嘩啦嘩啦地在腦袋中搖動著，然後讓滿足的情緒將我的嘴角彎成燦爛的四十五度。

或是什麼也不做，就是枕在她膝上聽她煲著電話粥，任由午後時光毫無罪惡感地在我的指尖滑過。她的聲音很是脆亮，又因為昏然欲睡的我，而放得極輕，就有了星子在夜空中閃爍的感覺。於是，我在慵懶的午後陽光中看星星。

每個上幼稚園的早晨，坐在高得踩不到地的椅子上晃著雙腿，細數著每個從窗子隙縫鑽進陽光裡的懸浮灰塵粒子，任她在我的髮上纏起五彩的橡皮筋。當那雙靈巧的手在我的頭上翻飛時，她咬著橡皮筋的口總會信口拾起（紫竹調）的調子輕哼著。就這樣將曲子纏進我的髮梢，一條橡皮筋便是一個音符，歌曲哼過數遍後，我便有了總讓幼稚園老師煩惱著當午休睡亂時，怎麼替我紮回去的滿頭叮噹脆響。

每個入睡前的夜晚，溫暖的掌心在我背脊上拍出輕柔的旋律，拗不過我撒嬌地哀求，於是一遍又一遍：「一根紫竹直苗苗，送給寶寶做管簫……」疲憊而溫柔的嗓音，輕輕裹住了一夜好夢，送進我暖烘烘的耳根。

十多年過去了，我不再是她護在懷裡那個孱弱的孩子，長成了一個倔強叛逆的少女。那種聲音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斷線的？當她看到那個自己紮起馬尾的女孩，在桌前分解一些她不熟悉的白紙黑字？抑或是當女孩的入睡時間越來越晚，晚到她無法為從前的小女孩在入睡前唱一支歌？

倔強的我雖然在很久以前便已拒絕了那耳邊溫柔的輕吟，但在數個失眠的

夜晚，也曾背著她找過這支歌兒。聽著手機裡滾出各種或圓潤甜美或低啞溫柔的女聲時，我有著前所未有的、被欺瞞的憤怒。這支歌一點也不好聽，我再如何努力也找不出童年那裏住我一夜好眠的暖意。

也是在很久很久以後我才偶然聽聞，十七年前的深夜，那個在襁褓中哭鬧不休的女孩被這首歌勾起了嘴角，就是這朵笑容，她記了十七年。於是多年來，女孩每一顆乾掉的淚珠都有這首歌的記憶。她不斷地唱著這個調子，只為了瞧見女孩輕彎的唇角。

直到有一天，女孩開始忘記怎麼微笑，她的嗓音再也勾不出她的好心情，而是換來一句句不耐煩的：「不要再唱歌了！」、「可以等一下再說嗎？」或是直接在她面前攤開一本五百多頁的小說，拒絕攀談。她開始不知所措，對於女孩的要求卻是從來不忍違拗。

所以，聲音是為了誰而斷線的？

我花了好一會兒才能找回自己的聲音：「對不起……」

母親像沒聽到一樣，低著頭死死地瞅著自己的擱在膝上、空落落的雙手，緊了緊，彷彿那個她想要傾盡一切的小女孩尚在襁褓，她的嘴唇輕輕地顫抖著，彷彿又要唱歌。

小寶寶，咿底咿底學會了……

評審評語

作者很冷靜地處理傷痕，母女感情從濃烈到越走越遠的變形日常。以很特殊的「聲音」不徐不緩地帶出時空幻化。利用聲音貫穿整篇散文，從黏著母親「聽」故事，到一點也不想「聽」到母親的聲音的「變調」，逐步找出變調的癥結。十七年的母親聲音，為何最終會變調，亦步亦趨地跟著往事的細節追索，瀰漫字裡行間的感情變調，呈現的細節頗為動人，作者的文字亦好。結尾又回到聲音，思索著聲音是如何斷線，母女為何會彼此失語。敘述節奏掌控得頗為冷靜，在冷靜中卻又能渲染著感情的張力。

— 鍾文音

得獎感言

正好是最枯燥苦悶的高三時光，當被告知自己得獎時，第一次知道喜極而泣是什麼樣的感覺。謝謝各位評審老師，謝謝爸爸謝謝媽媽。謝謝芳薇老師、榕瑜老師，還有親愛的韻如老師，能夠成為您的愛徒是我的榮幸！謝謝一直在身旁支持我、鼓勵我的同學們！有你們，我覺得自己真的是個幸運到不行的人！